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十七至六十九　後集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康儀均

謄録監生臣戈庭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十七

宋 謝維新 撰

墓地門

壽藏

事類取其遠 壽藏謂冢墳也稱壽者丨丨久丨之意漢書注 知所息 子貢倦於學告於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丨丨丨矣荀子 樂斯丘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丨哉丨丨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注判其欲

害人良田記檀弓下**歸於宅**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丨丨故丨蓋以嘉蔬薦以清酌淵明自祭文**樹檟東門**季孫為已丨六丨於蒲圃丨丨之外欲自為櫬也左傳**治塋平陵**張禹年老自丨冢丨起祠堂好丨丨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為壽藏圖**後漢趙岐漢帝時為太僕副太僕馬日磾撫慰天下岐老病留荊州就拜太常建安六年卒先自丨丨丨丨丨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象居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坎本傳**定古葬地**安定真善算術成帝時真常自算其年七十三至期果死又曰北邙青壠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七尺吾葬地也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西京雜記**登臨得墓**曹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遺令薄葬**瞻望卜宅**傳永

字修期嘗登北邙山於平坵處奮矛躍馬回旋ㄧㄧ欲祔葬於祖墓遂買左右地數畝遺勑子杈偉此吾之永宅也

酌酒賦詩

唐司空圖豫為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遊此中哉

設榻為寢

李適勒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十松焉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塌上置所譔九經要句及素琴時士貴其達○盧照鄰預為墓偃卧其中

自署寂居

姚崇孫勗ㄧ為壽藏於萬安山麗祖塋之傍○北曰ㄧㄧ冗壙曰復真堂中刳土為臺曰化臺新唐史

預營繭室

本朝王樵淄川人自號贅世翁預卜為窌名繭室中置石榻刻石具上曰生前投柩以虞不備没後寄魄以備不虞滬水燕談

詩集鄭冢

容邁松楸地一隅會心何必問青烏亢宗雖愧鎮公子没世尚存先大夫京兆漢阡賢問

堅邢山丨丨舊規模家庭遺訓君萬在不學邵鄉畫古圖范至能得壽藏先壠旁感慨而作 **首丘** 家山 隨處可松楸荷鍾携壺似醉劉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三輪世界猶灰劫四大形骸強丨丨螻蟻烏鳶何厚薄晚風拊掌菊花秋范至能重九行壽藏

墳墓 附 吉地 凶地

事類 **宅兆** 卜其丨丨而安厝之孝經 **墟墓** 丨丨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檀弓 **樹槐** 天子墳高三仭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丨以丨庶人無墳樹以楊柳白虎通 **有草** 朋友之墓丨宿而不哭焉曲禮 **丨不登** 丨適墓丨壠 **丨不歌** 適墓丨丨並同上 **丨即遠** 葬於墓所以丨丨丨也檀弓 **永安** 宅穸既終丨丨丨體魄通鑑 **陰堂** 丨丨是夜古木非春楊盈川集 **神宅**

感慕之所丨冤之丨呂才傳**連堈**丨丨隱幹狀如亂雲望之劇劇絶而後連小頓大起千里相牽壽過

期頤世世登仙圖墓書**潛闥**窈窈玄宇三光不入丨丨一扃尊靈永蟄曹植誄**牛岡**丨丨得兆

馬鬣將封柳集**馬塋**青烏升十白丨臨丨晏類要**羨門**丨丨盖冢中之門西京雜記**神道**

墓門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標乃謂之丨丨後漢中山王傳日月照臨於佳城煙雲變態於丨丨文粹**大宵**

宅淪於無形之中具丨丨之丨淮南子**長夜宮**東首塋園即宮丨丨文選齊安陸碑**一棺**

土生有七尺之形死有丨丨之丨淮南子**萬鬼隣**託丨丨之丨居千年之屋六帖**螻蟻隣**

丨丨烏鳶食祭李商隱表**狐兔穴**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切恐千秋萬歲外墳墓生荊棘丨

丨丨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曰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歎息淚下承

睫桓譚新論

狐首丘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馬鬣封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丨丨丨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注封築土為壟斧形旁殺刃止而長孔子以為刃上難登狹又易為功馬鬣封俗間名也檀弓

坎不至泉　延陵季子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間其丨深丨丨丨於丨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詳見葬類葬子事

墓不生棘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注云冢塋百畝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死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孔子世家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為之却流下不衝其墓晏類要

掛劍於樹　季札將過徐徐君欲季子所佩劍口不言

而色欲之季子以有上國之事未獻心已許之季子還而徐君死矣遂|||墓|

封墓於防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父鄹叔梁紇殯於五父之衢問於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檀弓

宰木將拱 秦伯襲鄭百里子輿蹇叔子諫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公羊傳二十二年宰冢也拱可以手對抱

墓檟可材 子胥賜屬鏤死將死曰樹吾|||檟|||也吳其亡乎三年吳始弱矣左哀十一年

下馬過墳 膠西相董仲舒墳在長安人為致敬過者必||名下馬陵後人語訛為蝦蟆非是西京雜記

負土成塚 楊子卒葬安陵坂上柏君山弟子侯芭||作墳號曰玄冢冢家謀

營墓旁地 韓信葬母行營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者本傳

買墓前田 宋郭原平父母墳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裸袒

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貸家貲責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

佳城石槨 漢滕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駟馬不行踣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槨其銘云丨丨鬱丄三千年見白日于嗟滕公居此室乃葬斯地謂之馬冢博物志與前卷葬類沈彬事略同

古塚篆文 見前葬類沈彬事

布囊盛土 范訓母亡以丨丨丨丨負以成墳謝承後漢書

涕淚着樹 晉王裒父儀為司馬文王所殺裒嘗至墓下拜跪悲號丨丨丨丨樹為之枯

不知父墓 杜羔父死河北丨丨丨丨晝夜哀慟它曰舍佛祠觀柱間有文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羔奔往亦有耆老識其壠因是乃得葬六帖趙矜歷襄陽丞客死郴州十七年子來章始壯始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閱旬卜人秦諶為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

直社北遂歸葬同上

求得母墓 呂向少喪母失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

一夕墳高 宗琛宇世材父葬舊塋負土作墳不役僮僕||之間土壤自高五尺松竹生焉

萬日墳成 韋溫瘍生於首謂其婿曰予作秘書日夢黃衣攝去道逢人告曰彼墳至大功須||遂寤今萬日矣果不起

過鳥泣墓 後漢楊震將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喪前俯伏泣下葬畢飛去遂立鳥象於墓前

孤燕尋墳 宋末有女姚玉京室有雙燕一為鷙鳥所獲其一孤飛不離庭戶凡六七歲玉京死燕來周回姚氏族泣語墳在南郭燕至墳所亦死

燕銜墳土 漢臨江王榮徵詣中尉府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鹿觸墓松 晉許孜親歿負土成墳植松栢五六里時有||具松栽孜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所栽松下

古冢得書 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

或云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中與經傳大異者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歴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三相共和也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策束晳傳

鄰墓金椀 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一日見一府舍門進見少府與崔小女為婚三日崔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忽見崔氏并少府抱兒還充又與盌并贈詩一首充取兒盌及詩女忽不見充詣市賣盌崔女姨曰我妹之女嫁而亡贈以金椀着棺云

反間發墓 田單行反間令燕人劓所得齊卒又掘城外冢墓即墨人望見皆涕泣怒自十倍田單因而用之史

因隙發墓 唐郭子儀為魚朝恩所忌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來朝中外懼有變人見代宗唁之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力也

發墓葬母 晉世

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叔陵所生母彭氏卒啓求梅嶺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陳始興王傳叔陵

發墓斬臂

王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墓時人聞桓內有小冢或告玄象鑿上見一女子近視則亡便命發之有一棺上有金蠶銅人以百數一女子可三十資質若生臥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宋書

求禁樵採

唐武后幸洛陽至閿鄉縣車騎不進召巫問之曰晉龍驤將軍王濬之墓在道南每為樵採所苦聞大駕至哀求后詔百步墓外不得樵採○杜甫詩送臯尚書槻云墓待龍驤詔

不禁芻牧

柳子厚謫永州與許孟容書曰先墓在城南无異子弟為主懼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

訟禁斫墳

熙寧初有人知河中府薛少卿為盜斫墳塋之松檟少卿投牒乃判其狀曰周文王之兆固尚得芻蕘薛少卿之墳塋乃禁樵採洎宅編

勸免發墓　章蔡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蔡卞章以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蔡等退朝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也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邵伯溫辨誣石介作聖德頌孫復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介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實是時呂居簡為轉運使謂中使曰萬一屍在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墳墓何以示後世耶遂令介親屬及門人姜潛以下各結狀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姦有旨赦介妻子還鄉東軒錄

吉地位極人臣　晉周訪微時與陶侃結友侃丁艱家中忽失牛過一老父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洿中其地若葬丨丨丨丨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母以所指別

山與訪之父葬焉訪果為刺史著稱于益自訪三世為益州

世為三公

袁安父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為言其故生遂指一處云葬此地當｜｜｜｜須臾不見安異之遂葬於其所占之地後登司徒子孫昌盛四世五公幽明錄

有帝王氣

晉羊祜時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之｜若鑿之則无後祜遂鑿之相者曰猶出折臂三公而无嗣祜遂墮馬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

致天子

問

郭璞嘗為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耳帝甚異之○郭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百里皆為桑田

道士審地

唐智興微時嘗為徐州門子有道士居門側智興每日一掃道父掃道士之門智興母死｜｜曰吾善｜墓｜他日引智興以

竹策表一處曰必定此兩世方伯智典再往

過僧論地

竹策有枝叢生遂葬焉後至方伯太平廣記

李太尉在中書舒元輿自侍御史辭歸東都遷李太尉言近有僧自東來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極位何妨取此元輿辭以家貧不辦遂歸别覔葬地他日僧又經過復謂太尉曰前佳城已有用之者詢之乃元輿也元輿自刑部侍郎平章事感定錄

凶地葬母妨子

梁昭明太子丨其丨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者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中延髙祖紀

害兄福地

唐溫大雅改葬祖父卜人占其地曰丨丨丨丨而丨丨大雅曰若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歲餘果卒

預定斲棺

唐李勣卜葬地䟽曰朱雀和鳴子孫盛榮張景藏曰占者過也所謂朱雀悲哀棺中見灰後孫敬業反則天斲英公棺焚之見其灰也

唐郝處俊死葬訖有

書生過其墓歎曰葬壓龍角其棺必斷其後象賢坐不道果斷處俊焚其尸朝野僉載

逆知傷目

閩越黃撥沙善視墓畫地為圖即知體咎故號撥沙婆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有木根傷害葬者之目必發墓以去之既發有根貫其左目出之而愈后山叢談

詩集白骨

洛陽北門北邙道喪車轔轔入秋草車前齊唱薤露歌高墳新起白峩峩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誰家柱下石朧頭松柏半无主地下丨丨多於土寒食家家送紙錢鵄鳶作巢銜上樹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北邙遊張籍北邙山昔歲不我與颯然涼風生繁華掃地歇蟀蟋充堂鳴感物增憂思奮衣出遊行行值古墓林丨丨下縱橫田堅鞭髑髏村童掃精靈精靈無余何像設安所營石人徒瞑目表柱燒無聲試讀碑上文乃是昔時英位極君詔葬勳高盟忠貞寵終禁樵採立嗣修墳

塋運否前政缺羣盜多蚊蚍即此丘壠壞鐵心為霑纓當其崇樹日豈憂侵辱并冥漠生變故淒涼結幽明悲端豈自我外物紛相縈所適非所見前登江上城倚樓臨綠水一望解傷情顏胄適思

黃泉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ㄧㄧ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悞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古樂府

白楊 去者日以踈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犂為田松柏摧為薪ㄧㄧ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同上

玉樹 行路一孤墳路成墳已毀空疑年歲積不知陵谷徙錢經秋葉飛賺見春泒瀰金蠶不可織ㄧㄧ何曾桑陌上驅馳人笑語自侈靡今日非明日可憐詎隣此何遂

蒿草 北邙山頭少閑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欲葬多堆着黃金無處買天涯悠悠葬日促岡

坂崎嶇不停穀萬張素幰繞銘旌和唱挽歌山下宿洛陽城北復城東寃車靈馬長相逢車轍廣若長安路丨丨少於松柏樹山頭洞底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石碑文字滅後人重取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回還起大宅與高臺

王建北邙行

崇黎

君不見馬侍中氣吞河朔稱英雄君不見韋太尉二十年前鎮蜀地一朝冥漠歸下泉功業聲名兩憔悴奉誠園裡蒿棘生長興街南沙道平當日帶礪在何處今日子孫無地耕或聞羈旅職常調簿尉丈參各天表清明修辦專使來一把紙錢風樹杪碑文半缺碑堂摧祁連塚象狐兎開野花似雪落何處丨丨樹下香風來馬侍中韋太尉盛去衰來片時事人生倏忽一夢中何必深深固權位薛逢

如厦屋

茫茫野田平極目歷歷古墳丨丨丨碑版無文荊棘深石獸沉淪松柏秀問人雖不知姓名昔皆高官仍厚祿子孫流落何所之凶吉當年非不卜我來正值寒食天祭膳不設無人哭司馬公

成

聚塵 朱顏苦留不肯住白髮政爾欣得人婢娟去作誰家妾意氣都丨一丨丨丨今日牛羊上丘壠當時近前丞相嗔花開鳥啼荊棘裏誰與平章作好春山谷送客過故人墓

黃鸝飛 離宮路遠北原斜生死思深不到家雲雨今歸何處去丨丨丨上野棠花實輦宮人斜

晚鶯怨 草樹愁煙似不春丨丨哀丨問何人須知一種埋香骨猶勝昭君作虜塵陸龜蒙宮人斜

賡竹風詩 鄭交謫友人於陳蔡路逢一冢有竹二竿鄭為詩曰冢上兩竿竹風吹常臬臬冢中人賡之曰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

賦棃花韻 于襄陽在鎮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詩言語盟唔意甚相得劉因邀藉草同飲日暮舉人指支逕曰弊止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云流水涓涓芹吐芽織鳥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棃花至明年劉歸襄州尋訪舉人殯宮存焉

旌墳墓

事類封比干墓 武王克商丨丨丨之丨 **祭孔子墓** 明皇開元十三年幸孔子宅以太牢祭其墓本紀周太祖如曲阜謁孔子祠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禁孔林樵採本紀 **禁兵樵採** 顏蠋曰昔秦王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壠五十步樵採罪死不赦戰國策 **置家奉祀** 高祖微時數聞魏公子信陵君無忌賢及即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及擊黥布還為公子丨五丨世守家歲以四時丨丨公子信陵君傳 **冢祁連山** 霍去病至祁連山捕酋虜甚多益封五千四百戶及薨上悼之為冢丨丨丨 **立思賢碑** 徐孺子墓在郡南白社牧守徐興於墓隧種松太子謝景立碑太守夏侯嵩於碑邊丨丨丨丨豫章記 **命官行禮** 漢宣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

丈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歲
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

遣掾修墓

魏太祖北征柳城
過涿郡令告太守
曰故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孤到此州嘉其
餘風敬丨丞丨丨丨墳丨并致薄醊以彰厥德

祠功臣壠

後漢和帝幸長陵祀高祖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
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成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
見二臣之壠每有感焉
可遣使者以中牢祠

式功臣墓

漢明帝西巡狩幸長
安遣使者以中牢祠
蕭何霍光帝謁
陵園過式其墓

祭前賢墓

唐太宗幸洛陽宮祭漢文帝
親講武於鄭之郊遣使祭鄭
大夫國僑漢太
丘長陳寔墓

祭舊臣墓

唐太宗貞觀七年狩于少陵
詔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墓

築闕象山

李靖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
丨丨丨鐵丨積石山以旌其功

擇原起冢

李翰所善張巡死節翰傳巡功表上之曰巡身首分裂
將士骸骼不掩宜於睢陽相丨高丨丨大丨招魂而葬

旌善之義也

樹闕表孝 安城縣有孝子孝聞天下太守王府君丨雙土丨以丨墓

琢石旌功 秦叔寶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丨丨丨為人馬立墓前以丨戰丨 丘行恭貞觀中詔丨丨丨為人馬象拔箭狀立昭陵闕前以丨武丨

封墳祭墓 介士送葬即封任房之墳單于入朝當祭度遼之墓撰集

式墓象山 丨丨表文終之德丨丨昭去病之勳郭子儀贈詔

為禁芻牧 袁滋先世墳墓在蔡吳少陽時丨丨丨

為立門墻 朱文公守南康訪屯田劉公凝之墓丨丨丨丨以限樵牧

廬墓

事類廬冢三年 漢原涉先丨丨丨丨由是顯名京師

廬冢彌年 崔衍居父喪跣護柩行千里道路為之流涕丨丨丨丨

捧土涕濡 丨丨涕濡頓首成墳陷膚腐皆寒暑在廬柳宗安豐

孝闕銘　偃廬柴毀膠東郡王道彥父喪荷土就墳躬蒔松柏丨丨丨丨雖親友不復識　手植松柏蔣挺之卒列兄弟廬墓側丨丨丨丨　泣慘松柏晉王裒父喪廬墓側泣涕松柏為之色慘本傳　居廢櫛沐元讓母終廬墓次廢櫛沐飯蔬飲水　藉無茵席元德秀母亡廬母墓側食不鹽酪丨丨丨丨　穿壙為門梁文貞少從軍守邊逮還親已亡即丨丨丨丨晨夕灑掃廬墓左會官政新道出文貞廬前行旅見之皆為流涕有甘露降塋木白兔馴擾縣令刊石記之　埏覽作冢林攢泉州莆田人母亡丨丨丨丨丨廬其右有白烏甘露降　兔循其室後漢蔡邕母卒廬于墓側動靜以禮有丨丨撓其房丨又木生連理　獸循其旁晉夏方廬墓側猛丨丨丨丨　白鵲上廬丈叔才母亡廬墓有丨丨丨丨傳　白兔循塋許法謹倉州清池人母喪常廬於塋有甘露嘉木連

理白兎之祥並六帖羣鹿循擾諸无量母喪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栢无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丨丨丨丨本傳雙鶴飛弔陶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客來弔儀服鮮異禮畢遣人尋之但見丨丨丨天而去世說殺觸松鹿見前墓類刃盜樹人李充母喪服行墓次有人盜其樹者充手刃之表異其門薛萬備有志行居母喪廬墓前太宗詔丨丨丨丨詔表其廬劉知柔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闕表之居廬生子見居喪類居喪割乳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與既喪而割乳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五代史

省墓

事類反國展墓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丨其丨不

哭丨丨而入擅弓展省祝也

過家上塚後漢彭岑傳有詔丨丨丨丨

四時上飯古不墓祭始皇起寢墓側漢因不改丨丨丨丨漢官儀

寒食上墓丨丨丨丨禮經无聞近代相承浸以成俗

厄臘禱士庶有不合廟祭者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掃禮於塋南門外奠祭徹膳唐明皇詔

墓盧越之東有扁鵲冢元魏時針藥之士常以丨丨丨之所謂盧扁酉陽雜俎

負笈醊墓徐穉傳黃瓊辟不就及瓊薨穉丨丨徒步三十里丨黃瓊丨致具哀傷高士傳

祀延陵冢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毗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事史記吳世家

醊園內冢梁何點隱居園內有卞忠貞冢點植花卉於側每飲必醊之

禮重拜掃近世丨丨丨丨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過寒食則北向長安號以首頓地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焉馬醫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孫追養者柳宗元

書

祭名破散 奉先之禮先寒食野祭之禮近代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五代會要

祭以麥飯 劉知遠殺從益王淑妃曰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以孟麥飯酒明宗陵乎通鑑五代漢高祖

祭用紙錢 寒食野祭而焚紙錢五代周本紀序

詩集郭外 丘墟ㅣ門ㅣ寒食誰家哭風吹曠埜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樹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白居易

冢頭 拜掃無過骨肉親一年惟此兩三辰ㅣㅣ莫種有花樹春色不關泉下人唐熊持登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十七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十八

宋 謝維新 撰

哀挽門

挽章

事類 紼謳 丨丨所生必於斥苦注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莊子 喪樂 挽歌者丨家之丨執紼者相和之吉捜神記 歌虞殯 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丨丨丨注送葬歌曲元必死左傳 寄哀音 今有挽歌者高帝召田横至千

戶鄉自髡奉首從者挽至宮不敢哭故為之歌以丨丨丨誰周法訓漢高帝時田横死吏不敢哭但隨柩敘哀後代相承以為挽歌通典

延年二曲 漢武時李丨丨分為丨丨薤露送王公貴人以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亦曰挽歌事物紀原

思道八美 文宣帝喪朝士多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陽休之等不過一二篇唯盧思道得八篇故時號八美盧郎北史

搖鈴自歌 武陵王睇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丨大丨使左右倡和續陽秋

道上行殯 晉袁崧少有才名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踈質崧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奏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流涕初羊曇善唱桓伊能挽歌及崧行路難繼之時謂之三絕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而崧出遊好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崧丨丨丨裴啓語林

挽士唱詞 承天皇帝倓追號迎喪既至李泌為挽詞二解述倓志命丨丨丨之

州人歌挽 公之喪也

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乳閼道歡呼公來之初令公之歸公在喪車韓文董公行狀

自製挽歌 衛國文懿公主薨帝素所愛｜｜｜｜羣臣畢和

令歌挽詞 代宗皇后獨孤以薨詔羣臣為挽詞帝擇其尤悲者令歌之

詩集薤露 ｜上朝｜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蒿里 ｜｜誰家地聚斂精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干寶搜神記右二章皆田横門人作

長夜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夙駕警徒御結轡頓重基龍旐被廣栁前驅矯輕旗殯宫何嘈嘈哀響沸中闈中闈且勿讙聽我薤露詩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含爵兩極位啓殯進靈輀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惟衽曠遺影棟宇與子辭周親咸奔湊朋友自遠來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騏按轡遵長薄送于｜｜臺呼子子不聞泣于子不知歎息

重襯側念我疇昔時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殆没身易忘救子非所能含言言咽揮涕涕流離陸士衡

大暮　闕　臥覩天井懸廣霄何寥廓丨丨安可惜人往有反歲我行無歸年昔居四民宅今託萬兒隣昔為七尺軀今成灰與塵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豐肌饗螻蟻妍骸永夷泯壽蔵延魑魅虛無自相賓螻蟻爾何怨魑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嘆莫為陳同上

丹旐　寒日蒿土明淒淒郭東路素車誰家子丨丨引得去原下荊棘叢叢邉有新墓人間痛傷別此是長別處曠野何蕭條青松白楊挪趙微詩

黃泉　生時遊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泗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隨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繆熙伯

窮泉　萬里誰家地松門何代丘百年三萬日一別九千秋返照寒無影窮泉東不流居然周物化何處欲藏舟駱賓王裴大夫挽歌

孤壠　日夜役神多損壽先

生下世未中年撰碑縱託登仙伴營莫應丈賣鶴錢丨丨陰風吹細草空憁濕氣漬殘篇人間別更無寬事此事誰能與問天與于笑哳亮

彫玉芝

一夜清風丨丨丨蒼生絕望士林悲空懷濟世安民策不見男婚女嫁時劉禹錫

摧搖樹

王家碧瑶樹一樹忽先摧海外故人泣天涯弔鶴來未成霖雨用先失濟川材一罷廣陵散鳴琴終不開李太白

聲名在

身死丨丨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塚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弔後斜日正寒天賈島哭孟郊

賢豪歿

四海齊名白與劉百年交分兩綢繆同貧同病退閑日一死一生臨老頭盃酒英雄今與操文章微婉我知丘丨丨雖丨精靈在應共微之地下遊白居易哭劉夢得

埋寶玉

今日哭君吾道孤寢門淚滿白髭鬚不知箭折弓何用兼恐唇亡齒亦枯窅窅窮泉丨丨丨駸駸落景挂桑榆夜臺暮齒期非遠但問前頭相見無同上

葬薜蘿

交朋

來哭我來歌喜傍山河｜｜｜四海十年人殺盡似君埋少不埋多見鶴哭目錄

故人弔 揚子津頭昔共迷一為京兆隔雲泥故人昨日同時弔舊馬今朝別處嘶向壁愁眉無復盡扶床稚齒已能啼也知世路多堪嘆誰信莊周論物齊張祜

路人悲 京口年來耆舊衰高人淪喪｜｜｜空閑韋叟一經在不見恬俟萬石時貧病只知為善樂逍遥郤恨棄官遲七年一別真如夢猶記蕭然瘦鶴姿東坡挑姚莊田

墨池荒 談柄寂寥塵久暗｜｜｜廢草空青三昭不見山巾濕擬畫軒昂大白星林通

佳城閉 小堰門頭榔鱉卿吳山堂上月侵筵潮聲半夜千門響詩句明朝萬口傳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一｜無窮事南望題詩淚洒賤東坡挽孔長源

隣笛悲 昨夜舟還浙水湄今朝丹旗欲何為才收北浦一竿釣未了西齋半局碁洛下已傳平子賦臨川爭寫謝公詩不堪舊里經行處風木蕭蕭｜｜｜郡閣雅談

塵

榻掛 布衣馳譽入京都冊旐俄聞反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里鄉人會葬車獨我空齋掛｜｜遺編時閱子云書歐陽公挽老泉

絕來詩 天喪我良知無言雙淚垂唯求相見夢永｜寄｜｜應有異人弔從茲雅道衰春風古原上新冢草離離潘若中

繙遺藁 天上新除黃紙詔人間已度白雞年赤虬控御迎長吉明月心胷洗謫仙他日西州難重過只今北阮已蕭然相思甲乙｜｜｜萬斛珠璣得貫穿李彭年

一場夢 軍門半掩槐花宅每過猶聞哭臨聲漸彩老僕慵看馬着憐佳人懶按箏詩侶酒徒消散盡｜｜春｜越王城盧多遜

兩行淚 高才本出朝庭右能事方推德業餘每見便申曹植句至今傳寶魏華書濟南名士新凋喪劒外生祠已潔除欲寄西風｜｜｜依然喬木鄭公廬坡挽張文潛

追思遺像 挺然直節庇峨岷踈道從來不計身屬纊家無十金產過車巷哭六州民塵埃輦寺三年別樽酒岐陽一夢新

他日丨賢見丨丨不
才寧不更沾巾東坡

拜新阡

衣冠南渡塞螺川始識蓬萊
主自然舌捲風雷翻海岳學
窮精核出人天歸來元亮荒三徑老去揚雄有
一壓斗酒隻雞思欲弔無因下馬丨丨丨鑑溪

賈島墳

一
薦
草平秋欲白數聲鴉噪日將曛終頓
取去仙靈骨葬近司蒼丨丨丨灞間

滕公室

早虍六飛依
日月晚辭三
事作神仙馬啼忽記丨丨丨雞夢那逢讖傳年
一品直王封異雜功名今不數凌煙江彥章

蔡邕碑

周
南
留滯登封日魯國逍遙曳杖時海內
時流今略盡不知誰作丨丨丨李彭

安仁誄

上帝深居閉
九閽巫咸不
下問衛兗廣陵別後春濤隔溢浦書來秋雨翻只有丨丨
能作丨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君哭
寢門李乂
川吳劉黃

奠生芻

鬱鬱高陽里生才世不孤八龍歸月旦
三鳳繼大衢銘壞吾安屈人亡道固腓
空舍湖海士愁絕丨丨
丨後魯直挽梓州韓瑜

送靈輀

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
淺丈夫獨斡斗杓環帝座親

扶日轂上天衢鋤耰萬里山無盜袞繡三朝國有儒典
氣忽隨秋露盡慢憑陳近在龜趺○兩朝身與國安危
典策哀榮此一時木稼早聞達宜怕山頹果見哲人萎
英姿典氣歸圖畫茂德元勳在鼎彛幕府少年今白髮
傷心無路|||**空畫像**功名烜赫在三朝經術從容
士介甫挽忠献輔漢條儒術早紆丞相綬戎
冠再揷侍中貂開倉六塔流民復出甲甘陵叛黨銷東
第秪今|||當時於此識風標王介甫挽賈魏公
慟佳城元祐開皇極功歸用老成推深萬物表不命四
時行日者傾三接天乎奠兩楹堂堂寧復有埋
玉|||**擬作挽詩**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
接司馬公為人今且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
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
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
得足陶潛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
更能嘗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

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荒草何杳杳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嶤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一以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而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能道託體同山阿並同上

自製挽詞

嬰纍徒荒域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吏來驗我尸藤束木皮棺槀葬路傍陂孤魂不敢歸惴惴惴猶茲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弱孤東堪事歸骨走何時昔忝柱下史通籍黃金閨一朝奇禍發飄流至于斯修途繚山海未免從闍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馬得知秋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宮生蒼蘚紙錢掛枯枝濛濛寒雨零慘慘陰風吹無人致薄奠誰與飯黃緇更無挽歌者但有挽歌詞秦觀自作挽詞東坡云歲在庚辰六月二十五日予與秦少遊相別於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予以謂少游齊生死了於我戲

出此語其言過矣此言惟淵明可以當之少游因遷謫而作此詞豈真若是乎

婦人月留歌扇

海鷗三山路香輪足不歸帳添閑翡翠佩冷失珠璣明｜｜｜｜殘雲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御製

塵入羅衣

春風寒魯服明月斷秦簫｜｜｜｜暗香隨玉簪消○歌鍾雖不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遷沚樓高亦隔秦神考挽公主

霜飄寒菊

奔月嫦娥魂已清錦暑空貯誥封榮穆家酥酪盈門貴謝氏芝蘭瀟砌生風散采雲吹碧落｜｜｜｜墜紅英佳城萬古淒涼地瓏水東流猿作聲瀘溪

風吹棘薪

栢舟高節冠鄉隣絳帳清風聳縉紳豈似凡人但慈母能令孝子作忠臣當年織屨隨方進晚節稱觴見伯仁回首悲涼便陳迹凱｜｜盡｜成｜求坡

賦愴板輿

壽母贈芝誥召節戲綵衣凱風方欲報朝露忽先晞仙行三千瀟人生七十稀閑居他日｜廐｜｜｜非汪彥章

陰夷房櫳

結禧記初歡同

穴欺晚歲擇夫得和嶠生子勝王濟高風雙賓友古義仍兄弟從君吏隱中窮達初不計云何抱水疾俯仰便一世幽丨丨丨丨苦澤在巾袂百年縱得滿此路行亦逝那將有限身長瀉亦盍涕君文照今古不比山石脆當觀千宇誅寧用百金瘞東坡挽殺文妻

哀歌丹旐

剪髻賓筵盛齊眉婦禮闌謂宜俱白髮忽去作青山大夢驚胡蝶何時識佩環丨丨行欲絕丨丨丨雨班班山谷

淚洒萊裾

閨庭蘭玉照鄉閭自昔雖貧樂有餘豈獨佳人在中饋却因麟趾賦關雎雲駢忽已歸仙府喬木依然擁舊廬忽把還鄉千斛丨一時丨向老丨丨東坡

夢作挽歌

沈亞之夢為秦公幼女弄玉婿公主死作挽歌應教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綉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明月中黎花寒日夜深閉翠微宮口姚合謂沈亞之曰吾玉女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聞宮中出輦鳴笳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問客作挽歌詞

生應教為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地埜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堦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嘉之及寐能記其事廣異記

代賦挽辭 主象十二樓一身當五千古來妾命薄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壽相送南陽阡忍着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葉落風何厲山空花自紅捐世不待老惠妾無其終一死尚可忍百歲何當窮天地豈不寛妾身自不容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復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後山為南豐作

銘誌 附行狀 碑碣

事類

論德著功 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銘者論著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於天下禮記

繫世傳名 銘｜｜｜其｜也荀子禮論

石槨得銘 衛靈

公死卜葬沙丘掘數仞得丨丨洗視之有銘焉莊子

佳城留篆

見葬及墳墓類題滕公沈彬事

季札墓

昔季札葬孔子題其墓曰嗚呼延陵季子之墓又有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校之從紳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搨具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至大歷中蕭定又刊其石則轉相傳摹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而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諸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少遂廢故録之以俟博識君子集古録跋

識孔子喪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識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為識焉注識名誌也大帖

求公權書

柳公權書書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具曰此購柳書唐書

需張說文

姚崇張說同位宰輔崇病戒諸子曰張相與吾相忌甚深然其人稍奢侈吾没

後同僚當來弔汝盛陳服玩寶器於帳前若張不顧舉族危矣彼若寓目當致此玩以神道碑請得其文即時錄進仍先磐石使速鐫刻張料事遲我數日後必追悔姚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數四諸子悉依教戒碑文時謂梧筆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取其本欲重刪改諸子引使者視之碑已攻畢說悔恨曰死姚崇猶算生張說明皇雜錄

必求韓記 張季友曰薄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韓愈作張府君銘

必須孫文 溫郊王庾諸公之葬｜｜｜綽為碑｜然後刊石焉

崔氏能任 史孝章妻博陵崔氏僕射之喪自沒竟至葬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崔氏之能且命其家老具事功來乞辭劉禹錫集

女奴請銘 有｜｜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氏也妾夫嘗語妾云吾嘗獲私交於夫子恐死遂泯敢以稚兒汴兒見先生賜之銘韓文張法曹卯

自為墓誌 傅奕嘗醉卧蹶然起

曰吾其死矣因丨丨丨丨曰傳奕青山白雲丈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李栖筠杜牧丨丨丨丨

自撰墓銘 椰子華預知其終丨丨丨丨○裴度臨終自為銘誌○白樂天自作醉吟先生墓銘

令刻姓名 後漢趙岐曰吾死後立一圓石於墓側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本傳

戒著日月 盧水慶臨終戒其子曰碑志著官號日月無用虛文

諛墓得金 劉義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本傳

請誌留琴 崔元亮晦叔遺誡云吾玉磬琴留别樂天請為墓志

持縑為贈 唐韋貫之裴均子嘗丨萬丨請貫之撰先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哉

齎金往請 李華晚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時丨丨帛丨丨乃強為應六帖

銘無愧色 蔡邕謂盧植曰吾為碑丨多矣皆銘有慙色惟郭有道丨丨丨丨耳

傳有遺

恨

韓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與巡俱守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土食其所受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 韓文

夢為墓銘

太和初沈亞之之邠出長安城客橐泉邸舍春時晝夢秦穆公曰寡人有愛女容而仁欲與大夫備洒掃可乎後一年春公主如平居時忽無疾卒公追傷不已使亞之作墓誌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髯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煙加朱愁粉瘦兮不至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 異夢錄

購求誌文

作文受謝自晉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來具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于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

織成蜀紫騮隨𩋙几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六判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身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蓋笑之也韓愈撰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弘弘寄絹五百匹作主用碟用男寄鞍馬非白玉巡劉義持愈金數斤去曰比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又云公鼎侯碑志隧來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十真碑俯辭曰王承宗事先可書義撰進之後例得貺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安中爭為碑誌若市賈然大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方縑詣韋貫之求移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為此哉白居易脩香山寺記曰予與示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恃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藏獲輿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六七十萬謝文為之

當贅予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徃反再三詑不得已回施兹寺凡此利益功德歸徵之柳玭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爲贈即不敢從命容齋隨筆

誌文本始

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顏廷之爲王彌作墓志以其素族無銘誄故也遂相祖習魏侍中繆襲埋文父母墓下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行封但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婭而已若有德業則爲銘文王戎墓銘有數百字然則魏晉以來有墓誌也漢社子反子夏臨終伯文妲刊石埋墳前厥後墓誌恐因此

誌文體製

前輩云銘婦人墓當詳於家世議行取法於韓退之退之所作蓋出於碩人之詩觀至銘元積妻韋夫人墓可見矣魏志韓退之作墓誌多篇篇各有體製未嘗相襲迂齋文訣韓文千變化無心變歐陽有心萬變杜祁公墓誌一件纔說未了又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

一板許歐蘇便長了宋語錄

不忍辭責

富韓公之薨也訃聞神宗對輔臣甚悼惜之曰富某平生强項死矣誌其墓亦必强項人也卿等試揣之已而自曰方今强項者莫如韓維必維為之矣時持國方知汝州而其弟玉汝丞相以同知樞密院預奏事具聞此語汗決背於是亟遣介走報持國於汝州曰雖其家以是相囑謹勿許之不然且獲罪先是書未到富果以墓誌事囑持國既諾之矣乃復書曰吾平生受富公厚恩嘗恨未有以報今其家見託義無以辭且業已許之不可食言雖因此獲罪所甘心也卒為之初持國年幾四十猶未出仕會富公鎮并州以師幕辟之遂起其相知如此郄掃編

更相為傳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於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而後死者則誌其

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勇決皆予所不及之也墓誌

不顧時忌

神宗即位擢呂誨至諫院一日早朝獻可待對於崇政殿司馬溫公為翰林學士侍讀延英閣亦趨贊善堂待詔相遇朝路並行而北溫公密耳曰今贊請對所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曰王介甫素有學行君何劾之獻可正色曰安石好執偏見輕信姦回置之宰輔天下必受至禍及安石變祖宗舊法天下騷然溫公退居於洛常慨然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獻可病溫公康節日就卧內問疾獻可所言皆國家之事未嘗一語及其私一日手書託溫公以董誌溫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囑乎獻可復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故溫公董河南誌獻可為中丞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才天子引大用獻可抗章條其過失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誌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至文仲通復遲回不敢

書時安石在相位也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献可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用小人蔡天申為京而察訪置司西都天申厚賂鐫工得書以献安石天申初欲中温公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聞見錄

不懷舊怨

歐陽公初以布文事得罪於呂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淪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公｜｜｜文盛稱公之賢屏釋私憾而共戮力於國家布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古則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嘆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惟其言公取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於人兼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遺事范文正為開封府作百官圖以献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其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丞相呂夷簡

夷節不樂由是落貶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范為經略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其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驩然志相得戮力平賊之語公之子堯夫不以為然乃刊去之歐公見之甚不樂也范公平日胷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已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況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洒翁不能無間朱語錄

文不妄稱

歐陽公作尹師魯銘文不深辨其獲罪之冤但稱其為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為不盡公怒至詒書他人深數責之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之修相師魯之文不薄矣又過其譽曰通知古今此語若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聞見錄

文不可改

王荆公為前輔銘母夫人蔣氏墓不稱公輔甲科但云子右于朝豈顯矣里巷之士

以為太君榮後云孫人皆幼不書其名公輔意不滿以書言之公復書曰比蒙以銘文見屬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以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如得甲科人為通判何足為太夫人之榮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為太夫人榮明天下有同者不以置榮辱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一孫者乎同上

却饋不受

范文正公為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子欲以金帛謝拒之乃獻以所藏書蓋公悉不收獨留道德經而還書戒之曰此先君所藏世之所寶仲淹竊為宋家措之母為人得之

得金以賻

梅聖俞堯臣與劉公敞親且舊既卒其家不能自存公哀之未有以助也聖俞嘗許書程丞相神道碑病不果劉公為成之程氏喜餉白金五百兩公發封盡以賻梅氏行狀

不苟為文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以文集者今凡一篇

若冨韓公司馬温公趙清献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於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藁云臣近準勅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瞻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為撰行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為光曾與臣云毋撰碑銘又為范鎮撰墓誌蓋為范與先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冨弼等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况臣老病廢學文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别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卬心迹公杭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容齋隨筆

因發已意

坡公作温公神道碑叙事甚畧其作冨公碑甚詳温公是他已為行狀若冨公則異是冨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弟求為此文恐未必得而坡鋭然許之自今觀之蓋坡公欲得此題目以發明已意且其首論冨公使虜豈苟然哉蓋坡公因熈寗元豊間用得兵卒狼狽故假此說以發明其議

論耳朱
語錄

行狀指事說實

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也故舊例皆訪問於人取行狀以為依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而即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云正道直言殁而不朽曾不能直叙其事故善惡混然不可相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之姦臣也其使門生故吏行狀既不指其事實虛稱道忠信以加之則可以侈於玄齡魏徵裴炎徐有功矣此不惟其虛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之地而已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又有人知其真偽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為之亦不可以謬使德善之事而加之矣今請作行狀者不要虛說仁義禮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言直道蕪穢簡冊不可取信但｜｜｜｜直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足以

自見矣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辭自足以為正直矣如傳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自足以為忠烈矣今之為行狀者都不指其事率以虛詞稱之故無魏徵之諫諍而加之以正直無秀實之義勇而加之以忠烈者皆是也其何足以為據李翺百官行狀奏

以弟狀兄 程伊川先生文集序云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于端中作序

碑碣

立碑穿隧 ｜｜｜｜以彰盛美楊集

作石表碣 乃｜｜以｜｜揶文

碑有圓孔 古｜皆｜｜｜蓋碑者悲也本虛墓間者每墓有四初葬穿繩相孔以下棺乃古懸空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因紀其德遂有碑表後世德政碑亦說圓孔不知根本甚矣尚書收實

形如大

楹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注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柱穿之中為轆轤下棺以繂天子四碑諸侯士二士無桓楹者言借諸侯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楹檀弓

龜趺之制唐葬令五品以上螭首｜｜降五品為碣方趺圓首其高四尺栁文

鹿牲之碑以志官業書于｜｜｜｜白居易作李公家廟碑

讀曹娥碑後漢楊修字德祖太尉震之元孫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語林曰脩至江南｜｜｜｜碑背上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韲臼操不解問修曰卿知否修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脩曰黃絹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好字韲臼受辛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記蔡邕碑稱衡與貫祖子射共讀蔡邕所作碑曰吾雖一覧猶能識之惟其中石蝕二字更不明耳因書之射寫碑校不差莫不歎服○王棨讀道邊碑與人同行使百

誦之不失一字

元凱二碑 杜｜｜好為身後名嘗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紀平吳功一沉峴山江下一立峴山上建

魯山四絕 元｜｜墓有碑唐建中立李華文顏真卿書李陽冰篆額時人謂之｜｜

望碑墮淚 晉羊祐守襄陽後百姓於其平生遊憩處建碑立廟｜其｜者莫不流涕因名為｜｜｜碑晉書

見碑下拜 扶風王駿西士為樹碑長老｜｜無不｜｜其遺愛如此

刻碑紀功 郭知運卒帝詔中書令張說紀其功於墓碑

立碑表行 晉庾袞叔褒清白異行不降志及卒宗族鄉閭莫不崇重門人感慕為｜｜｜

天子立碑 魏證甍晉王奉詔致祭帝作文子碑遂出之後人言證嘗錄前後諫諍語證若在吾無此行命復立碑唐史

天子題墓 韓思復卒｜｜親｜其｜曰有唐忠孝韓長山墓○張說嘗自為其父碑玄宗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

帝為製碑 張説卒｜

丨丨官為立碑　盧懷謹帝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法然流涕詔丨丨丨丨令中書侍郎蘇頲為文帝自書

金生於碑　郭璞謂庾翼曰碑生金庾氏大忌後碑果生金○晉永嘉五年賈達碑生金所謂金不從革聲盜起也

鵲巢其碑　黃晉卿自為父碑文有丨丨丨丨

徒作鎮石　隋秦王俊薨王府僚佐請立碑文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丨與人丨丨丨耳

妄認古冢　後周熊安生學為儒宗在山東時或誑之曰生村古冢是晉河南將熊光去熊安生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馬冀州刺史鄭譙判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安生猶率族人向墓而哭

謚

事類

已死而謚 幼名冠字死謚周道也禮

將葬請謚 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以易其名曰昔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之貞惠文子

以善為號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注惠善也節以一善言取其一大善以為謚號也並同上

因行受名 謚法云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行生於已名生於人六帖

無爵不謚 古者生丨丨死死謚

暴貴不謚 君子已貴不便名已孤丨丨丨為父作丨同上

謚在美惡 永泰中嚴郢以呂諲故吏請為謚有司特之獨孤及詢曰肅郢以故事宰相謚皆兩不就詢曰忠肅及執奏謂丨丨丨義丨丨不在多名

謚為褒貶 唐制凡王公以上丨丨皆迹其功德而丨之丨丨無爵

稱子卷德丘園聲實名著則謚曰先生劉六典

昭夷先生 趙元卒其友魏元忠宋之問崔璩等共謚為｜｜｜｜

孝友先生 朱仁軌卒郭山惲員半千魏知古共謚為｜｜｜｜

文行先生 元德秀卒李華謚曰｜｜｜｜

文元先生 蕭穎士死門人共謚曰｜｜｜｜

貞文孝父 崔元翰卒門人共謚曰｜｜｜｜

青陽孝子 何澄粹池州人親歿以毀卒當時號｜｜｜｜士為誄者正衆

無愧美謚 裴子餘卒謚曰孝時程行謚曰貞中書令張說歎曰二謚可｜｜矣

不當醜謚 宋慶禮卒太常博張星以好巧自是謚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申駁曰慶禮以武功在邊垂三十年邊亭晏然至功可推｜｜｜｜改謚敬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十八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十九

宋 謝維新 撰

神鬼門

神

事類

依人 有神降於莘內史過曰以其物享之史嚚曰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丨丨而行左傳

見怪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丨丨丨丨物皆曰神記祭法

存亡 或謂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漫云揚子

備降 百神翳其丨丨兮九疑繽其並迎屈平離騷

湘君 晉屈原九歌有

欽定四庫全書

丨丨湘夫人按韓愈黃陵廟碑云云旁有廟曰黃陵自
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古碑斷裂分散
在地其文剥缺考圖記言漢荆州牧劉表景升立題碑
曰湘夫人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題其額曰虞舜
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剥士時始皇帝云丨丨者堯
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丨丨離騷
九歌既有丨丨又有湘夫人王逸解以為丨丨者自為
水神而謂湘夫人者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返道
死沉湘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
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為其夫人因以二女
為天帝之女以余攷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
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冝降曰夫人也故
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
之也孔有小君明其正者自得稱君也云云二妃既曰
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
子二妃之力宜當為神食民之祭今之度湘江者莫不

進禮廟下

蔣帝

六朝事實云帝即後漢秣陵尉蔣子文金陵圖經云漢末子文為秣陵尉逐盜鍾山北傷額而死嘗自謂骨貴死當為神及吳大帝徙都建業子文乘白馬執白羽扇見形故吏白吳帝為立廟不爾百姓大疫權猶未信翌日復見於路云當令飛虫入人耳後如其言帝乃立廟於鍾山封子文為蔣侯權避相諱因改鍾山為蔣山晉蘇峻之亂鍾山神同蔣侯為助且曰蘇峻為逆當共誅鉏之後果斬峻按杜佑通典云宋高帝永初二年普禁遥祀自蔣子文祠以下皆絕孝建初脩復加蔣侯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明帝初四方兵起求救於神遂封為蔣王齊永明中崔惠景之難迎神還臺以求福助事平授以帝位梁武帝時魏軍圍鍾離丨丨神報夢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凱旋之後廟中人馬各盡泥濕當時目睹焉齊既封以帝號於是以廟門為靈光之門中門為興善之門外殿曰帝山內殿曰神居西閣有佛殿名靈鷲東閣即子

文所居也南唐追謚於莊武帝更脩廟宇開寶八年焚毀雍熙四年邑人張革外舊基重建景祐二年知府陳待制執中復增修之朝廷賜額曰惠烈政和八年本縣復加修飾有南唐及景祐政和廟記可攷今在蔣山之北去城十二里

茅司徒

浙西僧德林少時遊舒州路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問之對曰須時自舒之桐城至此縣得痞疾不能去因卧草中及稍醒日已昏矣四望無人惟虎豹吼呌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到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不見惟二卒在焉某即強記問之荅云此｜｜｜也常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護汝汝更欲問即日已出矣不復見其二人即起而行意甚輕健至桐城須臾疾愈以所見之處立祠祀之德林至舒三十里及回則村落皆立茅將軍廟今呼｜｜｜在建康府溧陽縣東門外一里稽神錄

炳靈公

後唐長興四年封東嶽三郡為

威雄將軍五代史大中祥符元年奉勅封｜｜｜廟在建陽府城西建康誌

洛邑五神 武王伐紂

都｜｜｜天大雨雪甲子朔｜｜｜車騎止王門之外欲謁武王王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師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神名玄冥東海神名勾芒西海神名蓐收河伯名馮修使謁者以名召之神皆驚而見武王王曰何以教之神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各奉其使武王曰子歲時無廢禮焉太公陰謀

翁仲二神 魏明帝鑄

銅為二神人號｜｜置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皇反以為祥鑄銅象之晉五行志

毗沙門天王

唐天寶元年西蕃五國來寇安西奏至上詔不空三藏入內持念不空誦護法陀羅尼方二七遍帝忽見神人五百帶甲荷戈在殿前帝問不空對曰此｜｜｜｜第二人獨見副陛下心往捄安西也其年安西奏城東北三十里雲霧冥晦中有神長丈餘皆披金甲鼓角大鳴地動山搖經二日

蕃寇奔潰斯須城樓上有光如天王見形漢圖樣隨表進呈因勑諸道節鎮所在州於城西北隅各置天王形像僧傳江南李後主時大宋將興忽見州城上有神現斯如車輪額上有珠光爍若日月軍民皆看數日而沒今天王樓是也

南海廣利王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北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古爵也而祀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册尊丨丨神為丨丨丨丨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注云天寶中載封東海為廣德王南海為廣利王西海為廣潤王北海為廣澤王太公金匱曰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顓頊西海之神曰蓐收世人或謂退之因祝融為火正遂以為南海神而不知自有所據也

許牛賽福

庾亮鎮武

呂引戴洋問氣伏虎病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丨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可考虎曰有之君是神人也至明年而瘥本傳

醵錢賽神 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錢為賽神往往因醵飲終日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問其何神曰蒼王蓋以蒼頡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門裡皆於中龕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為禍福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之繆雖神亦可笑也

詩集

神來 擂[illegible]鼉吟塞笛女巫結果分行立空中再拜以且丨滿奠椒漿齊獻揖陰風窣窣吹紙錢妖巫瞑目傳神言與君降福為豐年莫教賽祀虧常筵李建勳迎神歌

神降 吉日兮臨水沐青蘋兮白芷假山鬼兮清東皇託靈均兮邀帝子吹參差兮正苦舞婆娑兮未已鸞旌圓蓋望欲來山雨霏霏江浪起丨

既丨兮我獨知移誠再拜
為傳詞司空曙迎神歌
神去 丨之丨廻風嫋嫋雲容
與桂搏琮席不復陳蒼
山綠水暮愁人
司空曙送神
神語 叢祠千歲臨江渚拜貺今年那可
數須晴雨得晴雨意所向神輒許
嘉禾九穗持上府廟前女巫遮歌舞嗚嗚歌坎坎鼓香
煙成雲丨降丨大餅如盤牲腯肥再拜獻神神不違晚
來人散相扶歸蟬聲滿廟
鎖斜暉陸務觀賽神曲

鬼

事類人鬼 天曰神地曰祇丨曰丨
鬼之言是為慧也說文
國殤 屈原丨丨云身
既死神以靈毅
魂魄兮為鬼雄注無主之鬼謂之殤謂死於丨事
者精神强壯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傑也楚辭
精神 丨丨離形各歸
真謂之鬼列子
形聲 鬼有成於丨有憑於丨而下殃禍
馬皆民之為也其既也又反乎其

常成於｜與｜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無聲與形者物怪也

精爽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左傳

魂魄 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戰場文

物怪 水石之怪曰龍罔象木之怪曰夔罔兩土之怪為羵羊火之怪為宋无忌博物志

山鬼 屈原作｜｜歌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離騷

作搜神記 于寶兄弟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本傳

著無鬼論 阮瞻素執無鬼論或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材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

賢所共傳君何得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

野冢火光

晉陸雲嘗行逼宿故人家夜暗迷路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音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始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玄殊進

官舍怪出

宋徐孝先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僚皆携官屬居省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時無故有聲光或見人着衣冠從出須臾復沒或門自開閤見者多死之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先代確即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為真正所致

因鬼殺子

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善効人之子姪昆弟好扶邑丈人而道苦之黎丘丈人之市醉而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譙其子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無昔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扶奇鬼也我固聞之明日復飲於市欲遇而刺之明旦

復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返也遂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刺之而不知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戰國策

伐樹移社 晉阮修字宣子善清談論者以人死有鬼修獨以為無後遂伐社樹或止之修曰若社而為樹丨丨則社移樹而為社伐樹則社亡矣

夢鄭伯有 鄭人相驚以伯有鄭人殺伯有言其鬼至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三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及子產丨丨丨丨

見甄舒仲 晉鄒湛嘗丨一人自稱丨丨丨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畢夢此人復來致謝本傳

上清童子 岑文本山亭避暑有叩門云丨丨丨丨元寶孫奉冠青圓角冠衣淺青衣

自漢得果成本生於吳得不凝滯之道又語以漢魏間事了如目睹問冠帔乃曰僕外服圓而心方正此是丨丨五銖服也又天衣六銖尤細五銖也出門數步墻下不見文本掘之一古墓中唯得一古錢方知丨丨丨丨銅名元寶錢文也外圓心方正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文也此乃漢朝所鑄也文本自是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忽失古錢夲遂羗矣神異著

驛舍婦

也眠字馬撲兒爪子也孤字衙廚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

傲視宅怪

魏元忠公正寬厚不信邪鬼未達時家貧獨一婢老猿為看火婢驚白公公曰猿聞我闕僕為我執爨耳又嘗呼蒼頭蒼頭未應犬代呼之公曰孝順狗也能代我勞又獨坐有碩鼠拱之於前公曰汝輩飢求食於我耶乃令飼之又夜有鵂鶹鳴於屋端家人將彈之公曰彼晝不見物故夜飛此亦天地所有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何須傷之又一夕夜半有婦女數人立竹牀前公曰能徙吾牀於堂下乎

婦人竟撞昇於堂下公曰可復從堂中乎羣女乃復移床至舊所公曰能從吾床至街市中羣女再拜而去曰此寛厚長者可同常人歆之哉見易録

大出鬼手

少保馬公亮少時臨窻燭下閲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窻前伸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雌黄水大書花字窻外大呼速為我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呼滌愈急公不應將晓哀鳴而手終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我戯犯公何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温嶠燃犀之事也公大悟以水滌去花字遂搠而去括異志

詩集燈檠精

宋怙為甘渡巡檢故人趙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立燈下纎腰一搦唱曰郎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若低迷羅箔風背泣西牕雨遂滅趙趙就窺曰妾本東方人驚身於彭城郎今即觀光上國妾豈可孤眠暗室明夜又來諸生怪趙精神恍惚具告其故請往觀焉因遍入以身抱之視之乃一燈檠雲齋録

神座狐

景德中邠州有神祠相傳神親享盃

盤蓋丨丨下有穴藏羣丨狐自元出享有體王嗣宗得其實縱火焚穴擒捉羣狐鞭廟祝背遂絕初公在長安極蹤种山人放之短好事有詩云終南隱士聲華歇邠土妖狐巢穴宮二事但輸王太守聖朝方信有英雄澠水燕談鄭郊河北人舉進士第游陳蔡間過一塚上有竹二竿青翠可愛因駐馬吟曰丨上二竿竹風吹常臬臬久不能續忽聞丨中有言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郊驚問之不復更有他言矣集異記

宅怪賡唱 姚康成夜宿廢宅遥見三人入廊房內賦詩一人細長而黑吟曰昔日炎炎徒自知今無烽竈何蹤得真訣使我佩環飄颻

三閭大夫廟 丨丨丨丨屈平字靈均汨羅沉沙之處在岳州境內正廟以漁父配享元末有洪州衛前軍將志其姓名題一絕云蒼藤古木幾經春崇祀祠堂小水濱行客漫陳三酹酒大夫元是獨醒人自是能詩者不敢措手青瑣後集

睢陽二將廟 荆公題雙廟云北風

吹樹急西日照𦘺涼及詳味之其託意深遠非止詠廟中景物而已蓋巡遠守||當時安慶緒遣突厥勁兵攻之日以危困所謂北風吹樹急也是時肅宗在靈武號令不行於江淮諸將觀望莫肯救之所謂斜日照𦘺涼也此深得老杜句法如老杜題蜀相廟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亦自托意其中矣

公安

冦公祠 冦萊||貶死雷州喪過還荊南||縣民懷公德以竹插地掛紙為祭焚之後生笋成林民以為神因立公祠目其竹曰相公竹楊誠之有詩曰已枯斷竹再成林天為英賢眷獨深仆木僵禾如不起至今誰識大忠心

澠水燕談

家廟

事類念親 質家古宗廟上親親也公羊威二年注云孝子必||其親故為之立宗廟以鬼事之

藏

主 廟者所以丨丨丨列昭穆也漢書事 象生 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丨丨之具以藏新物後祭祀志 思貌 廟貌也丨想儀丨而事之也公羊咸二年 首立家廟 唐王珪既貴丨丨丨丨四時祭于寢居室為後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為所有世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搆以耻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薄折士民永生有所未遑禮頽教墜廟制遂絕迨後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至仁宗皇帝閔羣臣貴窮公相而祖禰食于寢儕於庶人慶歷五年行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臣嘗因進對屢聞聖言謂

宿薄后廟 千僧瑞落第歸究業問將宿大安民舍會暮失道遠見火明至一大宅黃衣閽人曰有客有客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至大

殿蔽以珠簾拜于殿中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何辱至行役無苦乎今夜風月佳甚呼左右屈兩娘子出見牛秀才良久有二女子從雲中至太后顧曰此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又顧一人曰此元帝王嬙如前拜各就坐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五色雲中有二女子下太后曰此是唐太宗妃余即肅拜如臣禮更一人曰此齊潘淑妃余拜非復再既畢太后命進饌具酒各賦詩別有善笛女子太后謂曰識此否此石家綠珠也因曰牛秀才來今夕誰人與伴戚夫人潘妃綠珠皆辭不可及亂太后又曰太真先朝貴妃固勿言也乃謂王嬙曰昭君嫁呼韓單于胡鬼何能為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利牛秀才為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竟辭去太后使人送往大安邸旋失使人行少時天使明余却望直廟荒大不可入境不知其如何僧孺自作周秦行記

毀諸淫祠 唐狄仁傑為江南巡撫使吳楚多淫

祠仁傑丨十七伯房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謁江瀆廟

文潞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江瀆廟觀畫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池庭曰明日有宰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為成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歷中公以樞密直知益州聽事越三日丨丨丨若有感焉方經營改造中忽江漲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盡取以為材廟成壯觀甲天下聞見錄

詩集

玉華宮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蕭洒美人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杜前

黃牛祠

大川雖有神淫祀亦具俗石馬繫祠山門鴉噪叢木潭潭村鼓隔溪聞楚巫歌舞送迎神畫船百丈山前路上灘丨峽長來去江水東流不暫停黃牛千古長如故峽山侵天起青嶂崖

崩路絕無由上黃牛不下江頭望行臣專殖第産不立私廟下儒臣禮官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太保以上立三廟詔如其請公卿無肯倡衆為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有詔可之司馬公作文路公家廟碑

生祠

事類古今生祠 石慶為齊相齊人慕其嘉行則有石相之祠欒布嘗守燕郡燕人服其廉則有欒公之社以至荀勉之遺愛童恢之異政韋義之奸獄屢空王堂之削平羣盜杜軫之專尚風化皆立生祠

狄仁傑生祠 唐｜｜｜為魏州刺史民為立生祠後其子景暉官魏州司功貪暴為虐民苦之因毀父生祠唐史

張文定生祠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張

公方平至蜀之日歸屯軍撤守備明年正月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无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蘇洵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柰何皆曰公何事於斯雖然於我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隣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思之於心也固由此同之像亦不為無助也洵無以詰遂為之蘇明允作記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六十九